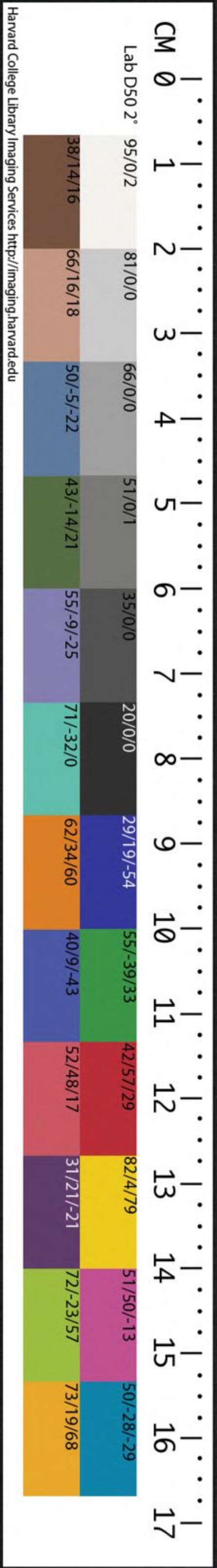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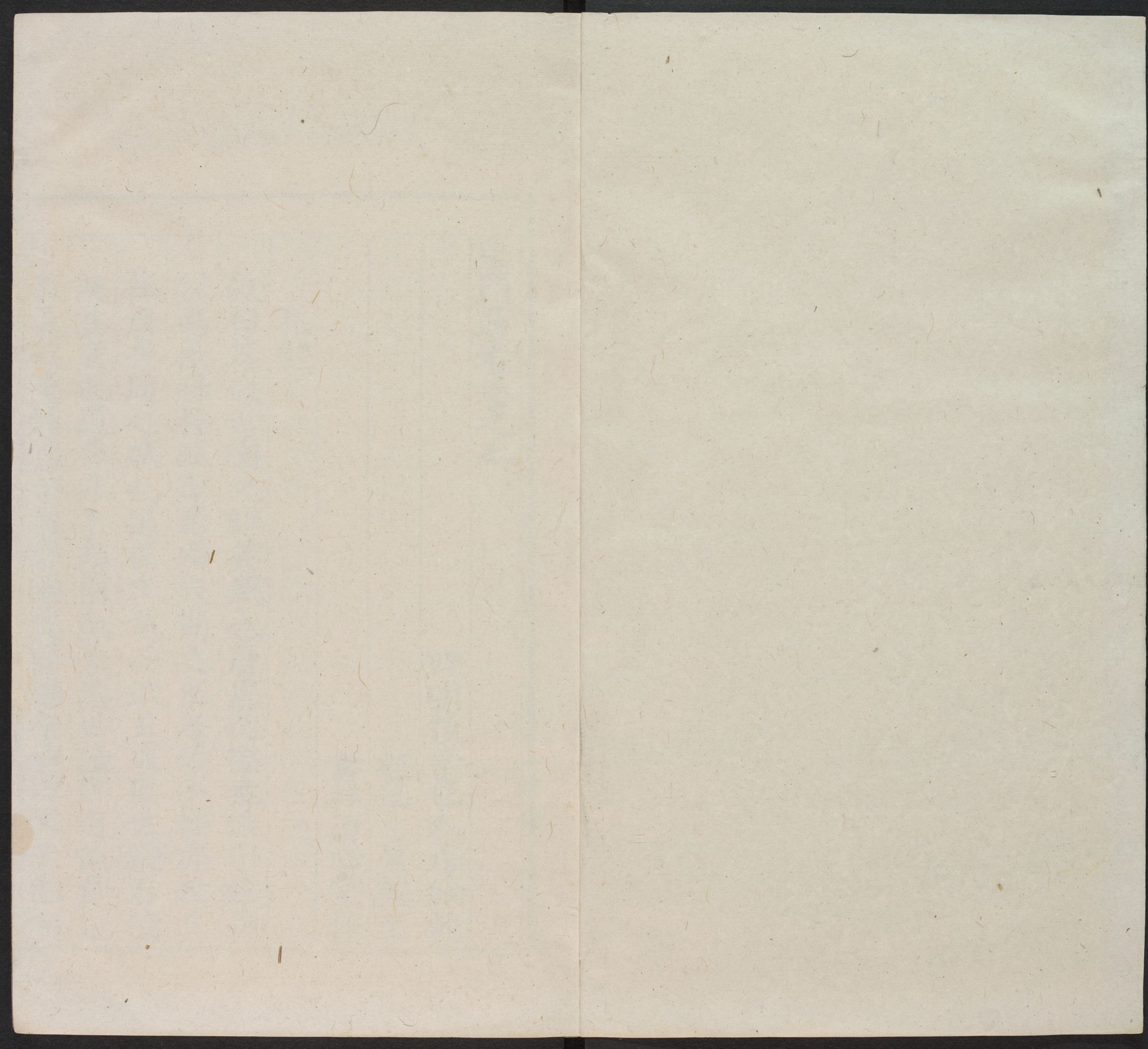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T226.1/2149





聖門通考卷之七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姪包 厘校正

書林清心堂梓

孔鯉

叙曰甚哉世德之難其盛也唐虞之際堯無子舜無
父禹無孫極盛難繼殆天靳之也乃若不顯亦世其
在周乎周之盛也道在文武而武王成康世顯君德
及其衰也道在孔子而伯魚子思世隆師道蓋貞元
淑氣岐豐鍾其會鄒魯繼其祥揚子雲曰父子也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處正謂是矣箕裘克紹世德作求伯魚有焉文子文
孫光昭祖德子思有焉天啓斯文模範古今斯其獨
盛者與

家語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
亓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
賜之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
十先孔子卒

史記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

伋字子思古史同

已巳 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 孔鯉生

是年孔子二十歲仕魯為委吏

未癸 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鯉十五歲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
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新安陳氏曰味伯魚對亢之詞氣象雍容詳密可見
濡染熏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鄭氏曰孔子教伯魚學詩而申重於三南夫正人倫
基王化美風俗其惟二南乎故季札觀周樂歌二南

曰始基

章俊卿曰周召分陝而治當時采詩者得於襄漢之東為周南得於襄漢之西為召南故二國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召不可分聖賢也

辛卯

周敬王十年

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鯉二十三歲

是年孔子自齊歸魯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

其惟學焉其容貌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

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顯聞四方流聲

後裔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

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

類疑為貌禮貌莊然後親愛故無貌失親

失親不忠

情不相親則心無忠誠

不忠失禮

禮以忠信為本

失禮不立

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辟之汚池水

潦注焉萑蒿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古本家語

甲寅

周敬王三十三年

魯哀公八年

孔鯉四十六歲

魯哀公以幣聘為鄉鯉固辭不受

按是年哀公使季康子召冉求不召孔子阻於公之魚之謀也其以幣聘伯魚豈哀公思孔子不得而思及其子與乃鯉固辭不受佩服聖教非苟祿者

丙辰

周敬王三十五年

魯哀公十年

孔鯉四十八歲

孔子夫人开官氏卒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孔鯉四十九歲

是年孔子自衛反魯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

之哀語

陳氏澔曰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夫子所以嘆其甚也

且臨川曰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之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除之除其服也

午戊

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孔鯉五十歲

是年伯魚卒葬於孔子墓東南相去僅數步孔子因貧葬鯉有棺無槨生子伋有亞聖之才

漢成紀贊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丘隴彌高發掘必速

伯魚死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及卒訃聞子思哭於孔

氏之廟門人止之遂哭於他室

見子思

按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孔穎達曰或其兄蚤死故得有嫂然則子思蓋伯魚之次子也

子思

叙曰余讀子思中庸旨哉言之奧肆洪深也至讀孔

叢子精神謂聖之訓乃知聖祖養正聖功始基之矣

及長師曾子懷道砥節屹屹世表不俯仰於時比老

穆公尊禮焉蓋三桓既微公儀為政而有人乎子思

之側乃克留賢未幾臺餽麾而鳥駭舉矣然其述祖

業紀魯論作中庸傳大學道續并傳功弘遠哉古有
子思子十卷罕有傳者自二程表章學庸進配顏曾
斯乃大明於世云余本傳道書採子史傳記類集於
篇

漢書古今人表子思仁人上中等

午戊

周敬王三十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伯魚年五十卒生子伋字子

思

季本曰伯魚之子子思就使此年始生至魯繆公元
年已七十五歲安知不生於伯魚未死之前乎其年
固未可計也

酉辛

周敬王四十年

魯哀公十五年

子思約五歲

子思承祖訓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
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
志子思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拆薪其子
弗克負荷是謂不肖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
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孔叢子

陸象山曰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
曜當世者多矣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
思擇師者可知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
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窮理不以疑周

其所察聖人難諸

陸象山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收得精神在內常常涵養是甚次第

揚慈湖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人心之靈與聖人同也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

問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

故子曰非不欲也由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

罰賢者不居焉孔叢子上同

又問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

也管仲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

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

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

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

亂矣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才高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

戊壬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子思 歲

孔子卒於魯孫伋童年不為禮君

戊午孔鯉卒距此五年子思約年六歲

按喪服經曰童子唯當室總雜紀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馬融鄭玄以童子為未成人並不明

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君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

令與成人同昔射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今考孔子卒時公西華掌封識子貢議心喪而子

思無聞焉意此時子思年未八歲正不衰不踊不菲
不廬之時也不然豈有自八歲已上十四歲已下而
不能為禮君服喪禮
豈所謂亞聖之才哉

子庚周元王五年

子思師事曾子

太史公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
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
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
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
之倫惟子思師曾子獨宗聖祖之學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
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

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
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

曾子書院在嘉祥南武山麓元時吳氏墓在
此碑有東至曾子書院之文今廢址無存焉

申三周元王七年宋景公四十八年卒

子思困於宋

子思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曰尚書

虞夏數四篇善數四猶四五也下此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

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

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

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

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

也 孔叢

石林葉氏曰書非一代之言也大抵簡質淵懿不可
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尼祖
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
與往來告誡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
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康穆平其臣則伯
禽君陳君牙下至秦穆一時太史所為視前為有間
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
言孔子取之以其有合於吾道焉耳

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蒼之曰道為知者傳
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
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
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既免曰文
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

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大事記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應
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按子思困於宋
則誠有之其作中庸決在
末年必非十六歲時事也
按外紀初宋昭公嘗出亡非有道之君可知亡二年
而復國子思不止年十六矣可見子思與宋難必在
景公之世疑脫
難即歸魯耳

周貞定王元年 魯哀公二十七年卒

魯哀公卒於有山氏國人立子寧是為悼公

子思歸於魯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曰吾以其踈遠也子思聞
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

酉 祭

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厚之道然也雜訓

子思哭母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

吾過矣遂哭於它室

檀弓

鄭氏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嫁母與廟絕族臨川王氏曰似嫁庶氏耳鄭云母姓庶氏則非也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

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草廬吳氏曰禮父在為嫁母齊衰期父沒為父後者則不服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嫁母之家蓋貧子思雖欲備禮而不可踰喪主故其心憚子思所以得為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為支子伯魚沒長子為父後亦沒而無子子思不敢繼兄主祭而已子白本是繼禰之宗接續其兄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祀白不立為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耳故子思未嘗生祭而得為嫁母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親之禮其服哀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若以親恩罔極吾情無窮徇其情而不節以禮則在已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此曾子所以不為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既而悔之况七日乎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

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檀弓

孔氏曰棺中物少三日之期量度棺

外物多三月之賒思付見宜慎也

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無害

乙亥

周貞定王三年

魯悼公二年 衛悼公三年

子思去魯適衛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之謂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白璧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起兵襲衛至境而返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車過五秉慎弗納智伯乃止南文子勝筭有如此衛國粗安曾子子思所以同居於衛

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

而猶聖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

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

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假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孔叢子

揚慈湖曰子思辱宋大夫樂朔幾不免曾子謂其有傲世之心老萊子亦言其性太剛而傲不肖然則子思亦不能無我矣故中庸之書亦不能無意孔子每成學者曰毋意又曰無我

未癸

周貞定王十一年

衛將軍南文子之內子死

文子名彌牟卿妻曰內子

復者臯娟女

復

禮人死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臯美稱也此其內子故曰娟女復也

子思聞之曰此

也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

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吊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

其服何服

言踰三年則何服

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

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孔叢子上同

韓氏愈議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緼也此謂子之於父母其它則皆無服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緼者乎子思曰三年之喪服不變除何有

馬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未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

以著其情先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

子思子曰管仲績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子思子

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

外也謗言也者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

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

長之將何患矣潛夫論

乙酉

周貞定王十三年

齊平公二十五年

子思在齊

子思約二十九歲

子思適齊齊君

宋咸注云齊平公

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

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以與

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禮義富百

姓伋得寓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無此鬚眉非所病

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天

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患德之不邵美

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孔叢子

何孟春曰元黃四如記聖像惟宗廟小影為真聖冑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后世

偶塑美鬚長髭未審何據按子思適齊必在平公之世今年平公卒故記於此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

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君不能去貪利之心夫水之

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子思與陳莊伯登太山觀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敢問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音釋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川

所過諸侯各待以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勤方嶽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音價察民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

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明王巡狩之禮也

長樂劉氏曰就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慢於其親采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瀆於其化觀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所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敢違於其時同其律度之程則民不敢輕於其信肅其宗廟之祀則下不敢忘於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悖於其中執其制度之常則臣不敢肆於其僭賞其功德之懋則下不敢怠於其脩凡是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

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

乎子思曰告哉陳氏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嶽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

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此出

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

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孔叢

金氏曰按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一國不再興其意欲削故國之號而圖齊也平公既卒宣公初立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而齊國之柄盡歸之盤矣子思寧忍居其國而面其人乎茲其不久而即返於衛也

子戊 周貞定王十六年

趙襄子晉陽圍解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

賞五人怒張孟談問之襄子曰吾在厄中不失君臣

之禮惟赫也與赫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聞之曰趙襄

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名城有憂色左右曰何也襄

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

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

憂所以為昌喜所以為亡勝非其難者也持之難也

按是時孔子卒已久疑是孔子思之言耳而或者誤以為孔子故錄於此

卯辛

周貞定王十九年

衛敬公

子思反衛

給年三十六七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

宋咸注敬公

館而問曰先生願有賜

於寡人子思曰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耳衛君

曰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子思曰衛之李音賢而有

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

盧大笑曰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

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君不問李音所以

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

而不由實也孔叢子

子思守衛難

衛有齊寇或曰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

子曰子思臣也微也

季本曰子思若非強艾之年未宜在衛也其必在敬公之世與後昭公立六年自取殺身之禍而懷公慎

公相繼弒君而立
皆非可仕之朝也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瓜牙之士而以二邠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鄰國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何孟春曰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果有是必在悼敬昭公時而綱目記在慎公之世則悞矣

衛侯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衛大夫

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譖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侯曰君之國是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真西山曰孔子告定公知為君之難則邦必興惟予言而莫遠則邦必喪子思告衛侯此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遠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可不成與
按司馬通鑑周安王二十五年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與君暗臣諂之說即慎公三十八年也慎公在位最久其卒後於繆公四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是時尚存若朱子綱目載此於周顯王三十三年則又後四十四年與子思年歲大不相直不足信也子思仕衛亦不數年仕衛之後必復隱居求志故
不知所在晚歲遇繆公之賢而又出耳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疎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公曰然

乎寡人之過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憚者臨事必疚病也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衛君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禁或作慎之害何足以怨怨或作忌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

衛君曰善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

天下君子莫不服大名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顧恤
之子思曰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
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
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
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已上俱
孔叢子

慈湖楊氏曰於是殆非子思之言也夫道一而已
君以此使臣臣以此事君公子以此為公子士以此
為士也人異而言之無乃不可乎况乎明臧否立規
檢矜持務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子思之言也

周考王元年

魯悼公二十八年
衛敬公十一年

子思訓子上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

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
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為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

者非惟志乎

志可以
踰公侯

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

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
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雜者諸子百家
非聖人之道也

子思曰先人

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
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
不與焉又何請

丑辛

陸象山曰人家與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相公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人為子孫謀當如此

子思投業門人

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文選注及子思子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子思子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按孔子告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恐以為勇子思之言其本諸此與

子思子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說苑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

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

於天者則革之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
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宋成注縣子名瑛魯人

縣子又問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
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
愛乎子思曰然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
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辟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
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含玦珮婦人含珠瑱巷哭
三月宰嚭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
故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故民皆知
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

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
然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
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
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
聞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

和鬯之賜

大紀曰大丁元祀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

其功賜圭瓚

拒鬯為侯伯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

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孔叢

申祥

子張

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

王而王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周人追王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太王王季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追太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於岐下豳民東脩奔而從之者

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范祖禹曰太王不耻於失周而耻於失民心忍於辱已而不忍於鬪其民避狄去邠而子孫有天下七百餘年天報其仁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叢子上俱同

丙午

周考至六年

魯悼公三十三年衛敬公十六年

子思記魯論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鄭康成曰仲弓游夏等撰定正義曰以口相傳授故秦焚書而獨存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耳

周考王十年

魯悼公卒元公立

周考王十一年

魯元公元年衛昭公三年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

庚戌辛亥

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是時晉韓趙魏三家強魯如小侯屬之

子思子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子孔叢

子思子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

子思子曰繫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

子思子曰謂狐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勿得狐復失

狸者也

按此語或有為而發今不可考已上俱子思子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

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則為白也母不為伋

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

檀弓

或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以出妻為醜古人不如此

吳氏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為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

祖俱沒然亦得為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

雖有父在而不得為出母服者蓋子思死時子

思使其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不敢私親也

徐達左曰按禮為出母者子為父后者則不服先儒

有兩說一曰父存則不服父沒則服之也一曰父沒

則不為之服父存則服之也愚以子思親之哭出母

於他室四方於子乎現禮足父沒而服出母也子上

之母死而不使喪之是父存而不服出母也子思之

丙辰

周威烈王元年

文侯不能師子思

是年魏斯立為大夫以卜子夏為師受經義友段干

木過其間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時子思隱居於衛
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客段干本
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
所以不及五伯也

致堂胡氏曰文侯非自得師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
士也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又非文侯
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笑好垂精拱

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

上顏行

漢書注早
行曰顏行

而不拾遺畔者餘餽宿之隴首其

歌樂而無謠其哀哭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

子思子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

下亂

子思
子書

子思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謂之
曰吾假人遂亡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曰彼聞之
妄與不若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
以不敢當也

鹽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
狐貉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

陳祥道曰狐白象德之成狐青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人君之服狐青而下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天下之尤難得者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狐白之貴可知士不衣狐白不特以德未成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何孟春曰狐白之裘以孟嘗君之富不能更具而子方得而遺之乎為此說者將欲著聖賢守身之常節利耳

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因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

周威烈王十六年

魯元公二十一年卒子穆公立衛慎公五年

子思在衛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

一作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

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

觀未臣二字其非穆公可知矣

君宗廟在焉柰何弗服子思子曰禮不得也縣子曰

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

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

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

君之義也

言寄臣於衛而為魯君服是有二君矣

徐達左曰自孔子薨至魯穆公即位凡七十一年伯

魚先孔子死子思及見其祖尚在幼年比見穆公不

下八十歲繆公在位三十三年此云穆公卒至是凡

年六十二若然尚不見

穆公之立况其卒乎

或謂魯元公時子思在衛又不仕於魯故縣子謂子思未臣及元公卒穆公嗣位使縣子使衛聞喪而服理或然也及繆公即位之元年即尊禮子思云

申士

周威烈王十七年

魯穆公元年

子思在魯

時年七十五歲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

公儀休魯博士以高弟為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門乎

泄柳之母死子碩請具曰請鬻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也曰不可既葬子碩欲以

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繆公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善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申詳子張之子衛公叔戌謂申詳曰吾子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子思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乎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踈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柰何荅曰有龍穆者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天下之深入也公叔與

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
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
遂謝之

金履祥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以矣哀
公死於外悼公卑於三家元公之世齊田正熾魯於
是失莒失安陽又失都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
後二年而失邾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為
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諸賢所以處之者何策然失
邾之後又十五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
閔則魯之勢相為勝負者未為其前也然自穆公以
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必有道
矣不然則魯之弱一日不
可存况於百六十年乎

穆公尊禮孔伋

孟子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居與大夫

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

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

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

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

文王舍其適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是何法也曰殷人質而尊

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以

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

長樂陳氏曰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
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

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夷齊而卒於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則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啟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悲夫

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子思與之友穆公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對曰君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庭矣且臣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穆公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為善有助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脩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為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孔叢子
上同

穆公問曰吾聞龐攔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曰臣聞明君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攔氏子服厲伯曰其過三皆君

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子韓非

論衡韓非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貴喜而惡感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劫也夫魯君之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耶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障之以掌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非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遠矣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按百心以御人是術數也君子所不與也惟君子通天下之志則天下莫不與也奚啻得百人而已哉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退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

授使者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

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

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言則送之今書於父所非敢以賓禮也孔叢子

戊甲

周威烈王十九年

魯穆公三年

子思在魯

約年七十七歲

穆公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

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莫如一切

除非法之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壁寵之祿以

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公曰諾

孔叢子

穆公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

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檀弓

孔氏曰為舊君服有三其一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致仕退歸在國者其二以道去君而未絕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者其三不便其居或避仇故不得在國者

周威烈王二十一年魯穆公五年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閭丘溫溫齊大夫欲以其邑適魯

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

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解疑曰史記齊年表世家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叛齊也叛田氏也

穆公亟以鼎肉遺之子思不悅曰今知君以犬馬畜伋也後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迺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吾作國相不能行吾大道乃為相之恥故不受闕里譜系

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

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則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敵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齊乘蒙山前陽口村有廟相傳老萊子故宅高士傳老萊子隱蒙山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楚王嘗至其門夫婦相與逃去

子思作中庸

穆公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

家語後序曰子思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

之業授弟子孟軻數百人

闕里譜系同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懼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故作為此書孔叢子以子思年十六作中庸者繆矣

王陽明曰中庸一書皆說脩道之事故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脩道者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脩道者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聖至誠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脩道者也

或問學庸同異王陽明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

子思傳大學

鄭氏曰大學者以其記傳學可以為政也

子思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為國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

首言仁義實繼大學末章之旨

朱子曰聖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且或出古昔先民之言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成於魯氏門人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按元儒車王峯以知止而後有定兩節合聽訟章為格致一傳朱子疑其錯簡以為亡失而補之悞矣徐達左曰大學程氏以為孔氏之遺書安知傳文非子思之作乎

王陽明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古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

又曰大學古本之復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悞而改正補輯之在仁則謂其本無脫悞悉從其舊而已

穆公不能用子思為政

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

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穆公曰主不肖皆侶

然也遠不肖遇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

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

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呂氏春秋孔叢子云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竊為言

之過也

季蕭遠曰孔子孫子思希聖躋脩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

得賓者焉按子思年幾八十老矣去將安之正義云子思沒於衛則去老於衛未可知也疑沒後歸葬於魯耳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胡毋豹魯人闕里譜系

丑丁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費子陽

魯大夫家臣

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

禁也子思曰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孔叢子

子思見孟孺子

按威烈王時計子思之年九十有餘其卒未知的在何時然孟子尚未生安得有問答之語孔叢子所載皆附會之說姑錄於左以傳疑存古云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敢問子思曰

然昔從夫子於郊

郊子宅在郊城縣治北城孔子從郊子問官于此今廢址猶存是時

孔子登瑯琊山觀東海後人因構望海樓于山上以誌先聖游覽之跡

遇程子於途傾

盖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

希有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

而不求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

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

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子思子孔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為而致乎子思曰

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

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滋

萃子

按子思子書亦有此語可為作可立趨利下有堯舜我矣文武我矣八字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

子之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

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

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也子思

司馬氏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故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

人異故也資治通鑑

徐達左曰子思子學於曾子弘大剛毅以道自任之志始終如一其任維年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為不肖蓋對聖祖之言立志自任之始也其曰汲于此時不自高貴人將下賤吾矣此對曾子之言以

道自任之重也其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致者訓孟

子之言俾之以道自任也故能卒傳聖祖之學中庸

之所以作大學
之所以授受也

子思博綜古今有亞聖之才年六十二沒於衛葬於祖
墓正南十步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

配食大成殿

按通鑑前編於威烈王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計
子思此時年蓋八十餘譜系稱六十二歲恐未信然
劉恕曰家語後序及史記世家皆云伋字子思年六
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問答則孔子時子思
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至魯穆公
三年甲戌當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二年
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文志云子思魯穆公師檀弓
云魯穆公問子思舊君反服孟軻子思弟子亦言與
魯穆公同時則家語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三歲而
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至此又三十一年子
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
是當時莫之稱道固可疑也

大紀解題曰列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
差者玄牝一章今見於老子此戰國秦漢以來所以
多喜並言黃帝老子而謂之黃老也以列子所載楊
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嘆一章觀之則朱受學於老
子不疑朱之言見於列子者固多後人所附益為我
之說亦畧可見矣史記謂墨翟宋大夫善守御崇鄴
儉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雖不可考然楊墨之
說肆行天下必在春秋後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盡廢
不能興也

按子思既沒之後而楊墨之徒各騰其說於天下孟
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辭而闢之有由

然矣茲因略述其為我蕪愛
之說以明揚墨之自起云

總論

荀子曰按飾其情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之言也子
思倡之孟軻和之

劉孔昭曰儒者晏子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
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者也

陶靖節曰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
源為紀綱之儒居環堵之室華門圭竇甕牖繩樞併
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之所行也

伊川程氏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
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
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東坡蘇氏曰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
之書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
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
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
世之議者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因是而莫之或
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蘇子由曰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之

告之也不疑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孔子沒曾子傳之
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云云達道也
子思之說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庸之在是矣然子
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

龜山楊氏曰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國各以所
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
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
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西山真氏曰孟子七篇之書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
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知性

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
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
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子
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公黜之勇者南
北方之強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
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
明誠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
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屏山劉氏曰聖賢之言有六似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濶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情者似陵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領其要可以因言會道矣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為言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陽明王氏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贊曰

宋理宗

閒居請庸

世業克昌

可離非道

孜孜並行

發揮中庸

體固有常

入德樞要

治道權衡

論曰詩詠繩武書稱象賢子思蓋近之矣子思以聖
胄英姿邁德亢宗嗣守家學觀其執親喪得子道守
衛難得臣道訓子上得父道不友千乘得師道而中
庸一篇幽探天載博綜古今述作繼開增輝祖烈信
哉有道之儒聖胤之肖德者也七十子分散而末益
分子思學於曾子繼其微而統一聖真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其子思之謂與漢胡廣唐呂溫柳宗元龔黼

中庸乃為似是而非者而復性成情如李翱亦何足
以與子思之學哉

四明後學包大權編

姪包 屋校正

書林清心堂梓

孟子系源

美道故云孟子自公疾孟孫之後其先自黃帝生玄晉

通考卷之七終

中庸之書也。其言非特其微而統一聖真惟其有之。庸一篇幽探天載博綜古今述作繼開增補和烈信哉。有道之儒聖祖之肖德者也。七十子分散而末。必與子思之書。中誠以道。其言非特其微而統一聖真惟其有之。

聖門通考卷之八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姪包 厘校正

書林清心堂梓

孟子系源

漢趙岐云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其先自黃帝生玄囂

驕極帝嚳嚳生棄姬姓之祖封國于邠十六世至文王

生子發是為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子伯禽

就封之國伯禽生煬公魏公獻公武公伯御孝公惠公

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皆桓公庶子初以叔仲

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

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庶子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鄆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季氏始此僖四年公孫茲師師侵陳茲叔牙子叔孫氏始此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救徐敖慶父子仲孫氏始此三氏皆桓公之後故曰

三桓

仲後改為孟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

公孫不敢祖諸侯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為姓

鄭玄云慶父輔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為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文十五年左傳稱齊人為孟氏謀當時已稱孟孫父矣

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仇氏音掌

叙曰昔晉臣稱太姪娠文王胎教之也乃文王生而

聖德純天允丕顯哉孟子車之生也彩雲徵夢天發

其祥甫三歲父卒胡天不弔孑然孤矣賢哉母氏念

生子在初乃啖豚示信斷織勵志三遷近里仁少成

天性啟私淑正傳教使然也吁嗟激公無乃雖死而

未死乎昔敬姜使文伯學孔子而不終卒以好內聞

夫敬姜賢淑孟母同德文伯不終孔教而孟子乃願

學焉德躋亞聖激公於是乎稱有子矣其先父教不

其偉乎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孟母有焉故以激

公仇氏叙於首

孟氏出魯桓公慶父之後編古命氏元和性纂並同孟子生三歲而

激公宜卒

孟子譜云軻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
激公字宜名或云激名公宜字也

毋仇氏有三遷之教

姓苑云出梁四公子之後梁四公子者一曰蜀闖

蜀音

携闖

一曰靛杰

靛音萬杰音本

一曰越

越音蜀

一曰仇啓

仇音掌啓音親一作啓一作齊字訛其後各以
為姓故仇啓之後有仇氏是孟子蓋魏甥也

元延祐三年封宜為邾國公謚宣獻孟母為邾國宣獻

夫人

國朝嘉靖九年宜配享啟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孟軻

叙曰余讀孔叢子記問篇至孟孺子見子思子親承

問答常竊疑之安王之世孔子沒九十餘年子思亦

應逝矣孟子教沐三遷道宗孔聖明性善養氣尊王

賤伯之學且禽獸楊墨妾婦儀衍夷許行貉白圭而

蚘仲子提世大綱一洗而歸之仁義淵矣哉醇乎醇

者也及以王道勸齊梁不與春秋同旨亦因時焉耳

矣夫夏商革命孔子不非湯武周歷既終於是行王

道而王亦湯武之義也孔孟易地皆然是以尚論君

子必並稱曰孔孟云

列傳孟子名軻字子車一字子輿騶人也魯公族孟孫之後

按孟子師曾子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字子車為是鄒本古邾國武王封晏安之裔邾挾為附庸十四世邾文公遷于繹改稱鄒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說非也

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漢書古今人表孟子仁人上中等

按孟氏譜稱孟子以周定王定疑三三疑一作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

陳士元曰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無三十七年也竊疑定或安字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乙巳至報王壬申凡八十八年然譜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報王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四年巳酉也然年表綱目大事紀並謂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應聘至魏年

甫三十七未老也魏惠王自烈王辛亥嗣國歷顯王乙酉時年不啻五六十矣豈得反稱三十七歲之孟子為叟哉疑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未可知也季本曰周安王七年丙戌自此至孟子見梁惠王蓋六十年孟子之生當於此求之

愚按譜字多訛陳士元疑定或安字之訛又不察三字乃一字之誤反覆參詳孟子疑生于安王十七年丙申至乙酉應聘至魏方五十歲當始衰之年惠王以叟稱之喻年丙戌惠王卒襄王立于丁亥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即去魏歸鄒涉歷滕薛宋諸國凡十有三年至顯王四十八年庚子始適齊蓋年六十有五孟母亦八十餘矣已而居憂歸葬反齊見崇留連數年七十有一乃以齒德居違尊之二豈不然哉及致臣歸鄒著書垂訓計報王戊午平公卒年時蓋八十此七篇直稱平公之謚也報王二十六年始卒壽躋九十五矣譜謂壽上八十四歲又與生年不相值也史冊增檢錯雜更俟博雅折衷焉

申丙

周安王十七年

魯繆公二十五年

四月初二日孟子生

即今二月二日

三遷志云亞聖誕辰諱日史傳俱無開載今據孟氏家塾相傳每年以二月初二日為誕辰十一月十五日為諱日雖無考證止存二祭為據

孟子未生時母仇氏仇音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齊乘京相璠曰嶧山在鄒縣繹邑之所依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絕無土壤石間孔穴洞連相通有如數間屋者俗謂之嶧孔母凝視久之忽片

雲墜而寤時問蒼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而孟子生焉後稱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適符靈兆信矣

按經世書由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乃星之戊辰之酉壬戌歲至孟子生於星之巳辰之丑丙申歲共九十五年

戊戌

周安王十九年

魯繆公二十七年

孟子居鄒

孟母三遷教子

孟子生有淑質年三歲喪父激公宜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

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
賈衡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其
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

居之列女傳

晉左九嬪孟母贊云鄒母善道三徙成教鄰止庠序
俎豆是效韓丕著孟母碑贊擇鄰之教人多諷誦焉
趙氏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既
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
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
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韓非子謂曾子烹蔬教子以明不欺晉書皇甫謐母
任氏訓子之辭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
教而嬰乃以烹豕為孟母之教豈事固有偶合者耶抑記述者之附會也

周安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立 孟子居鄒

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

吳氏澄曰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歿已六載子思固長
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
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

按伯魚卒於哀公十二年子思當生於哀公之世伯
魚未卒之先計穆公元年尊禮之時距此九七十五
年子思壽不啻七八十歲安得謂子思壽止六十二
耶報王二十六年齊伐燕孟子所親見者譜謂孟子卒於
報王二十六年魯文公之六年也自文公六年上距
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是穆公元年孟子尚未
生况上而元公邪故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亦宜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軻曰自

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

斷斯織矣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

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

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食其

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列女傳

按晉左九賓孟母贊云斷機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今山東鄒縣城南孟祠之北有斷機堂

可以觀後世追崇之意矣然列女傳又謂樂羊子妻勸夫勤學亦有斷機事而學如累絲之語取譬甚切

豈亦慕孟母之懿知而效法者耶

萃盤錄母訓篇云古今稱子輿大孝考其所自母教實多三徙擇鄰貞其習也買豚示信進其誠也斷機

勉學堅其志也卒乃勤學不息遂成名儒嗚呼婦人女子生長閨門能使其子篤學為古今殊絕人物顧

不偉與

周烈王六年

魏侯瑩元年

七年王崩

孟子在鄒

周顯王三年

顯王以癸丑立為元年

孟子在鄒

孟子娶由氏

孟氏譜

急就篇載戎人由余入秦為相其后遂稱由氏楚大夫王孫由于有忠勇之鄰楚人亦謂其族為由氏焉風俗通漢有由章

或曰由當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楚國由姓甚微疑田氏為是然亦無明據

孟子欲去婦母以禮教之乃止

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

辛亥乙卯

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不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過留其婦

按他書比曰稱孟子去妻不果惟荀卿云孟子惡敗而去妻可謂能自強矣其言然邪否邪

孟子願學孔子治儒術之道

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又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

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按孟子引書二十有九援詩三十有五岐謂長于詩書非知孟子者

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莫如孟子

王者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莫如孟子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彰微折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說苑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

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性止淫也說苑辭雖理存古可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楊子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陵者

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

丘陵則跛羊步其顛備英珠璣

周顯王十三年

孟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受學於是明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

丑乙

孟子曰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華陽志禹生於石紐村寰宇記云石紐在茂州汶川

縣北路史註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豈別有據耶

皮日休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聖人皆可

脩而至乎曰聖人夫也非脩而至者也堯為唐侯二

十而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脩哉后稷

之戲必以蕪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

脩而至者頽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孟子曰公卿大夫士人爵也仁義忠信天爵也後漢書崔駰註

朱子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行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如其生失之如其死梁

孟子曰君今之朝不易其俗而千乘之勢不能一朝

居也寧窮餓居於陋巷安能變已從俗論益鐵

周顯王二十三年

魯康公九年卒子景公立
梁惠王二十五年

孟子在鄒

孟子善知言養氣之學四十不動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

者

班孟堅曰仲尼抗浮雲之志孟子養浩然
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二也

程明道曰我知言不敢自言
我知道耳知言便是知道也

蘇子曰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於天地之間卒
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貴育失其勇儀

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
不恃勢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朱子曰孟子論浩然之氣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
學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

氣又曰這源流在心廣體胖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

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

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

道則謂之聖人

是氏
客談

是時鄒穆公憤民不救長上之死孟子曰是上慢而

殘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季本曰鄒小國其君年世不可考大約
計之則孟子或近四十不動心之時也

按鄒穆公令食鳧雁以糝於是二石粟得一石糝吏
曰費甚矣公曰周諺曰囊廩貯中而獨不聞與取倉

之粟移之於民鳥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民聞之皆
知私積公家為一體也楚王欲淫鄒君遺之妓樂美

女穆公朝覲而昔畢以妻死事之孤無淫僻驕逸之
行穆公死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蓋必有感於孟

子之言故能如此
○昔作夕古通用
按新書新序所稱鄒君之賢未必盡實使鄒君之賢如此鄒國之治又如此則孟子自當仕鄒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往復奔走於齊梁宋薛之郊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荀悅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為堯舜焉堯舜之貌同堯舜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行之於前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今之堯舜也

季本曰孟子鄒人鄒魯相近居鄒四十年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而曹交遠欲假館於君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之多必在此時但是時鄒日微不敢與魯抗孟子亦歷聘諸國居鄒日少

未癸
周顯王三十一年宋公別成

孟子適宋語宋臣戴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征宋臣不能從

季本曰孟子至宋當在宋君剔成之世部為宋滅其子孫為告告子相見疑即此時

告子不知性孟子開示以性善之旨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又曰猶湍水也又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下云云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今之人性善皆將喪失其性故也

又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

程子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

所未

止齊陳氏曰子思之言性言乎性之所自來也孟子之言性言乎性之所固有也荀子論情非論性也揚雄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脩性之說滅情之論無怪乎後世之紛紛也

甲申

周顯王三十二年

宋公別成三十三年

孟子在宋滕文公為世子過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堯舜

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

淮南子訓註

又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風俗通

又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鹽鐵論

又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鄭註

乙酉

周顯王三十三年

宋別成三十四年魏惠王三十五年

孟子至魏惠王問利國孟子以仁義之道告之

論衡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按綱目大事紀皇極經世書三書紀年不同並以孟子至魏在前至齊在後今從之時惠王稱之曰叟蓋譜作六十未知是否

魏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

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

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乎孟軻曰君不

可以言利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

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史記魏世家

按是年同時至魏者孟子淳于髡鄒衍三人髡承意觀色惠王見之稱為聖人一語連三日三夜不倦欲待以卿相之位於衍郊迎執賓主之禮而於孟子僅以叟解之則見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即其禮遇低昂隆殺之間其志之不

合如鑿錘不相入矣

是時公孫衍張儀皆信用於秦大紀云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

實倡之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人也

兩厚之觀收其用而儀衍嗜利反賣其宗國以媚秦

獻地七百里秦使衛鞅伐魏魏使公子卬應之鞅遺書會盟襲虜卬破其軍惠王恐割西河

地以又東敗於齊惠王將太子申攻齊過宋外黃外和魏貴不益為王者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遂行

戰而南辱於楚楚使相國昭陽惠王恥之問計於孟

子孟子曰王施仁政於民云云夫誰與王敵

胡致堂曰魏王不悔不用孟子之言而恨不用公叔殺衛鞅之言其亦愚矣

他日王立沼上顧鳴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

曰賢者而後樂此詩云經始靈臺云云古之人與民

借樂故能樂也

周本紀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

說苑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

龜山楊氏曰惠王顧鳴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

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

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於毫髮之間剖折利善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易行矣

孟子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

楊賜曰孟子為惠王極陳其事

孟子謂之寄君史紀殷本紀註

司馬貞索隱云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于上離折可待故孟子謂之寄君也

丙戌 周顯王三十四年魏惠王三十二年卒

綱目載慎觀王二年魏侯瑩卒蓋惑于竹書紀年惠成王後元年之說也非是

惠王謂孟軻曰秦攻梁何以禦李孟軻對曰昔太王

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王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

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劉子

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而去

其籍軻嘗聞其畧也

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去之故不復存

王伯厚曰諸侯有君道故與天子同為五等有臣道故與其臣又同六等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

廣封也自公以至下士爵之名也自天子嚴陵方氏曰內諸侯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公侯

伯子男是也石林葉氏曰內以世祿為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古者

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外之世爵乃內之世祿臣也諸侯有功德又入而為公卿

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在外之世爵諸侯也

曰圭欲二十取一孟子曰子之道猶道也北宮錡衛人白圭周

人皆在
魏雜記

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按食貨傳白圭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趨時
若猛獸驚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執行法
知不足以摧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
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世言治生
者祖白圭圭欲以其術施之於天下國家也

丁亥
周顯王三十五年魏襄王元年
是年襄王會諸侯於徐州以相王

孟子去魏歸鄒

綱目載慎靚王二年孟子去魏適齊不
知孟子去魏歸鄒未適齊也季本有辯

孟子見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
畏馬卒然問曰天下烏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
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問孔子居是邦不非大夫孟子誦君之失何邪曰聖
賢之分不同且孔子仕諸侯而孟子為賓師其地有
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
言者豈孟子自是不能久於梁邪

孟子道不行欲去魏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
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於是歸鄒
不見諸侯者蓋數年

任人問屋廬子禮與食色輕重屋廬子之鄒問孟子

大紀曰春秋時太皞之後有任宿湏句顯史四國少
皞之後有莒邾戰國之時獨任人見孟子之書而已

丑巳
周顯王三十七年齊王田辟

孟子曰王者師臣淮南子

王安石曰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
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為學者師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季本曰綱目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則孟子居魏閔十八年居齊閔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久在齊日如此之淺邪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又孟子知襄王不足有為故遂去魏竊意自此至顯王四十八年凡歷十四年中間自歸鄒而往經理滕薛之事未遽適齊也

郊辛

周顯王三十九年

孟子居鄒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

滕文王子錯繡所封之國季本曰滕亦國微不詳其世次惟滕定公文公見於孟子歸鄒未幾時定公薨世子立是為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齊疏之服檀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陵陽李氏曰襲歛殯葬所以為死者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哭泣齊斬體粥所以盡生者之情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

午甲

周顯王四十二年

孟子至滕

孟子勸文公脩井法不果行

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金氏

曰古人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即今種莛麥者作田

畔也夏后氏時田未盡闢夫古未遠士大夫無不躬

耕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畝比周一井則

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

夫受田七十畝比周一井則十三家受之而助耕公

田六十畝至周則上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

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

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

井而一夫受田百畝

三代可以例推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按王制

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程明道云孟子論三代之

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使畢

戰問井地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於是許行自楚

陳相陳辛自宋之滕願為之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

之言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於是井地之政遂不

果行許行楚人疾六國時急於農業

朱子曰許行之說皆神農之所為世變風移至唐虞

之際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立政不容固守其舊况

許行之妄乃欲以是

而行戰國之時乎

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君下同於民墨

子兼愛之說是欲以親汎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

而自為一端孟子

所以深闢之也

滕更在門問而不答公孫丑問之孟子曰挾貴挾賢

挾長挾有勲勞挾故皆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季本曰滕更及門受業

可以知在滕非一日也

薛應旂曰書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在古已然矣

矧於戰國勢利相高之時乎滕更就有所挾而執負

受業之禮卒致名施於後人其視揚揚於輕肥聲色而無所比倫甘與草木同湮沒者不亦霄壤矣乎

戊戌周顯王四十六年

孟子在滕

滕文公問事齊楚孟子告以守國之義

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

去則是可為也

齊記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千餘里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綠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齊之惧楚可知况於滕乎季本曰初魏伐邯鄲泗上十二諸侯如宋魯鄒任滕薛諸小國皆服魏及秦伐魏魏馘河西之地於秦徙都大梁魏少弱矣於是泗上諸侯如小邾者遂為楚所威滕已事楚齊亦爭之故滕文公有事齊事楚之問其事宜在此而孟子時蓋在滕也

巳亥周顯王四十七年齊宣王二十一年

滕文公因齊將築薛而其甚恐問計於孟子

是時齊懼楚之侵軼築薛以封田嬰號靖郭君使之控制楚楚王大怒將伐齊齊有轂志公孫開為嬰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魯小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滕文公恐孟子以遷國世守之義告之曰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尋反於鄒鄒滕鄰境明年適齊

薛夏虞仲之後虞仲為夏車正虞公山虞仲造車慶上山執轅備存按宋薛皆南界於楚而薛尤少弱力不能支齊在北所必欲爭者故築之以備楚而薛遂為齊威矣

季本曰齊既築薛為滕外蔽界齊楚之間所以得不亡者以孟子久居其國為之經理文公能盡事大之禮及孟子之齊又勸齊君恤小之道而滕得庇焉故也自其去魏及鄒涉歷滕薛宋諸國十有三年至是始適齊

子庚周顯王四十八年齊宣王五十二年

孟子適齊

齊乘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天齊淵在臨淄南郊山下五泉並出南郊山即牛山也

孟子見齊宣王為客卿三見王不言事

齊記齊古城周五十里高四丈十三門其西雍門又有稷門下立學舍所謂稷下學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於髡田駢騶奭接子慎到環淵之徒聚稷下七十六人皆列上大夫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

按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非不盛也然衍髡之徒皆詆諧無定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獨勸其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也有一孟子而不能安用彼數百人哉

宣王素聞孟子名使人問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已而宣王以孟子為上大夫季本曰蓋賓師之位也受十萬之祿

當在此時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

其邪心公孫丑問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齊

王猶反手也又問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

子時蓋六十餘矣

祝泌曰孟軻見梁惠王齊宣王皆在此世後一世乃无妄與離卦離德文明是時周分為二文武之道墮矣卦不應馭世之王而應命世之賢也孟氏歷聘齊梁滕宋必說之以王道豈無宗周哉王綱既東今又

通考卷之八
分東西周王拱虛器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軻陳
克舜之道於齊望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也經世解

孟子不道桓文勸王行仁政與王道王不能行

孟子數見宣王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

董子曰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礪之與美玉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齊東北五里有雪宮遺址寰宇記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陳氏暘曰齊王悅南郭吹竽廩食數百人喜鄒忌鼓琴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如此又孰知與人與

衆以反樂之真乎

容齊洪氏曰孟子所言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云云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

云云管子內言成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

欲遊猶蠲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

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

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

者謂之亡從樂而不返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

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觀

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

豈非傳記所載有相犯乎

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禮記外傳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七

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唐虞為五府夏謂

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

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垣南出明堂象太微西

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

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

國事○按齊國明堂在泰山下待天子巡狩處時不

復巡狩故人欲毀之孟子止之亦愛禮存羊之意也

禮為舊君有服孟子曰諫行言聽云云如此則為之

服矣

西山真氏曰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及服古與子思云云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盡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讐視其君哉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容齊隨筆曰湯武之事漢轅固黃生爭辨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蔽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為愚遂罷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孔子

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竊考孔子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

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史通

洪容齊曰汲冢周書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縣諸太白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之小白越六日朝至周以三首先載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蓋孔子刪削之

書史記乃為所惑

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而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無民矣

時宣王所嬖信者皆王驩鄒衍淳于髡之徒而孟子進見有時乃嘆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如有萌焉何哉於是謂宣王曰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王斗見齊宣王王曰寡人憂國愛民願得士以為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按王斗之說即孟氏所謂必使玉人彫琢王之旨意者戰國策士大都有所授之也與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為賊也
袁宋漢記

又曰計及天下者無遺策

外書

范祖禹曰齊宣王問王政孟子稱文王治岐滕文公問守國孟子稱太王居邠齊宣王好勇孟子稱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責難於君也

周慎靚王三年

齊宣王二十五年魏哀王元年

孟子出弔於滕不與王驩言使事

公孫丑問之孟子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季本曰孟子與王驩使滕為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禮不

然賓師固無官守者亦不得以使事勞之也
鶴林玉露曰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群

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滑山之尾

藥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棺頭文王曰先王欲見群臣

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後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

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比文王之義也太子曰

善外書戰國策作魏惠王

論衡曰古今帝王死塋地中無欲出見百姓者王季

何為獨然河泗之濱丘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槨露見

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藥水擊滑山之尾猶

河泗之流泗濱者也聖賢惻怛故復改塋世俗信聖

賢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孟子道不行於齊擁楹而嘆

孟子在齊年餘王惑於嬖佞滑稽之說終莫聽納其

說知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問之對曰軻聞之

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為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

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

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

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

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

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

乎吾禮何憂乎

孟子謂淳于髡曰今日說君不悅意者未知善乎淳

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為善而况
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
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
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
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
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
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
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執冬至必雕吾
亦時矣齊人頌曰炙穀過髡言其多
智難盡如脂膏之有潤澤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云云孟子曰夫章子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云云是則章子已矣

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交和而舍
侯者言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聞齊大勝左右
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故得罪於父其父殺之而
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軍而還
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
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
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
欺生君哉章子子父責善不相遇正為此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孟子曰仲子烏能廉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也

漢書古今人表於陵仲子中下等

陳仲子居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為相仲
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辟纊織屨恬淡無
為樂在其中矣結駟連綺所安不過一肉而懷楚
國之憂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元和志云於陵城西長白山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昔仲子夫妻隱此山韓非子謂其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者也

戰國策趙威后進齊使者而問之曰齊有於陵子仲尚存乎其為人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謂至今不殺乎

朱子曰余隱子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

劉產冲曰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于不孝而陳仲子為庶士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慕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甲辰 周慎靚王四年 齊宣王二十六年

孟子以母喪去位

季本曰時孟子言多不合見道不行欲奉母以歸不意母之遽卒也遂以母喪去位歸葬焉

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非直為觀美也無使土

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喪大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又檀弓篇天子之棺四重諸侯三重大夫

再重士不重與孟子之說異按孟子為卿于齊祿養其母母卒而歸葬于魯蓋欲合葬父墓馬鞍山之陽耳七脩類稿疑孟子葬母未

幾而即反於齊以為未嘗終喪三年此說非也歸葬之時與反齊之年相去久遠皆不可考止竊之問安知其非祥禫之後乎昔閔子要經見孔子孔子善之宰我欲短喪孔子非之孟子願學孔子縱急于得君安忍違其所善而蹈其所非乎遙遙二千餘載據紙上陳言而輕議之何悖也果若所疑則當時臧倉之諛必議其短喪而不非其踰矣

孟子前喪父後喪母前以三鼎後以五鼎

按儀禮特牲餽食篇士之祭也特用豕陳鼎三又少牢饋食篇大夫之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

双宰饒氏曰五鼎羊豕肉腊虜三鼎特豕魚腊

季本曰孟子以齊卿之貴厚葬其母所謂得之為有財也蓋為鄉子齊乃當大夫五鼎之日而見王于崇

則必三年服除之時

乙巳

周慎靚王五年

魯平公元年齊宣王二十七年

燕相子之與蘇代為婚欲得燕權蘇代使于齊而反燕王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于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

司馬溫公曰堯舜非以其能輕天下迺以其能重天下也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傳子非私之也天下無

聖人則非子莫之傳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謀於姦言陷於死亡為天下笑豈不悲哉大紀曰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滅然之噲亦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徒借是名以慕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寔不失天下噲于是以燕讓之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已而啟攻益奪其國噲于是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其愚至此尚可論乎

丙午

周慎靚王六年崩赧王立

魯平公二年齊宣王二十八年

孟子反於齊

竊意充虞路問正在此時

丁未

周赧王元年

齊宣王二十九年卒

孟子見宣王於崇有去志不受祿

季本曰孟子君憂既三年服除見王于崇不然臣之於君隨時可見何待于崇而始得見乎

時王驩寵倖曰盛進用為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往吊孟子不與驩言右師不悅孟子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舐齷為士師孟子諷以盡言齷諫王不用而去齊人譏之孟子曰我無官守言責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為太子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國小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太子不克而死齊王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取之醢子之殺燕王
噲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歸齊齊善待之

戰國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忌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秦伐韓趙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遂起兵救韓齊因起兵伐燕五十日而舉燕國然則齊之取燕雖因子噲之亂亦由諸侯連兵不解莫與競者也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

言齊之可伐燕也

古史

史記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語蓋傳聞之誤耳

孟子請置燕君宣王慙不能用

齊人取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齊以存燕齊宣王問計於孟子孟子曰王速出令反其旌俛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能用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見孟子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聖人亦有過乎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見之王滿生曰言內
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
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道坐王滿生曰
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
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
欲無言乎周公俛首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筆牘書之
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
命矣明日
遂誅管蔡

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稱疾不朝出弔東郭氏

孟子曰天下有違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又取瑟而歌使知非
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又出弔東郭
氏使知非疾所以警教齊王也

朱子曰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
左右孺子不敢以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
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曾子曰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
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師弟子意見之合固如此

孟子去齊

致為臣而歸蓋去齊歸鄒也

宣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投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子因陳子以告孟
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程明道曰須知孟子不可以利誘之意
伊川曰王非欲尊孟子乃欲賂之耳故拒之

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

畫

齊乘澶水出臨淄西南十八里所謂澶中孟子有
去齊三宿出畫故又名宿留水俗謂之泥河

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隱几而卧三宿於書而
王不追遂浩然有歸志尹士譏之孟子謂高子曰夫
尹士惡知予哉又謂充虞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哉

太史公曰鄒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
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
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豈與仲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公雖慕道國勢微弱
道必難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
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
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
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
不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中戊

周赧王二年

魯平公四年齊湣王
元年宋王偃十六年

孟子過魯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
曰其為人也好善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不可

南陽即平陸魯中都也為齊所侵故欲伐而取之慎
子名到趙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
之術慎子嘗游學于魯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
之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歸止于魯語之曰不可慎
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者故
云慎子又聞宋鈜之風而說之欲棄知去已塊不失
道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
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也
季本曰繆公之世處齊楚諸大國之間由七百里而
方百里者五且其剛滋甚共康景公之時正值齊威

王宣王之盛豈敢加兵至是宣王沒而湣王新立貪
暴寡謀才望庸劣魯遂輕之所以欲與爭地與時樂
正子在魯而孟子過之
則其言取重于慎子耳

平公將見孟子臧倉以後喪踰前喪阻之孟子曰行
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哉

真西山曰小人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
以眩惑之平公欲見孟子以有禮義也臧倉現知其
意乃以後喪踰前喪毀之為其厚毋薄父於禮義有
愆也夫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有厚薄樂正子之辨
自明而終不能回公之惑以倉之
言先人故也証善之辭真可畏哉

孟子復適宋

彭更以傳食諸侯為泰孟子曰如其道雖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是時秦欲伐齊患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誘楚王絕約
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已而儀背約楚王怒使屈匄伐
秦秦大敗楚師於丹陽取漢中地楚復悉兵襲秦秦
大敗之藍田明年秦伐楚取召陵此宋杼所謂秦楚
構兵將往說之孟子遇於石丘勸其說之以仁義

宋杼一名鉏聞墨子之風而說之作華山之冠以
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
周行天下上悅下敬雖天下不取強聒不
食於是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宋偃之時有雀生鱗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自立為王敗齊楚魏之兵

廣地數百里欲圖伯業

宋太宰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唯善士為能之子善士而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于青則青染于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柰何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欲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

焉

大紀曰萬章見宋王偃志意開張不悟其為亡國之漸方且謂之行王政其負不亦陋乎荀子曰唐鞅蔽于欲摧而逐戴子即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是則王偃晚節無道益甚專任小人雖二戴革亦不能容也孟子不能

有為于宋不久而反於鄒與

孟子歸老於鄒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述詩書明仲尼之意距楊墨放淫詞以正人心為已任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列子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鉢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毫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曰弗應此即一毫不後之意也墨子兼愛篇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臣子自愛

不愛君父故虧君父而自利此所謂亂也皆起不相
愛雖至大夫亂家諸侯亂國者亦然故天下無相愛
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
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洪容齊曰墨翟之教孟子比於禽獸後世列子鄒陽
賈誼徐樂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不足議而誼亦如
之韓文公發明孟子功不在禹下正以闢揚墨耳而
讀墨一篇云儒墨同是免舜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此又何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唐荆川曰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可見者莫如詩
雅蓼蕭湛露是諸侯會同於天子彤弓是諸侯聽征
伐之命於天子出車采芾是天子自為征伐而四夷
不敢侵畔者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
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
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

孟子曰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西山真氏曰以春秋考之齊桓伐衛若尊王也而心
則取賂省難於魯若恤鄰也而心則覘國其名義最
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首止葵丘之盟然其心欲使
義以成霸皆所謂假仁也若晉文之謫本無義而示
之義本無信而示之信故一朝王而遽請隧名為勤
王寔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名
雖受地于王寔則力取也
唐荆川曰桓文未出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
盡得天子之權蓋其權散桓文既出權既不在天子
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蓋
其權聚權之散臣悖于主權之聚臣疑于主
楊升菴曰世儒多稱五伯予見其二未見其五桓其
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秦伯之繆也宋伯之
虜也楚伯之寇也

子壬 周赧王六年

景春問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

得為大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云云

此之謂大丈夫是時秦武王惡張儀逐公孫衍儀出相魏而卒衍為魏所殺

揚子法言曰或問儀秦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衍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鸞翰也然則子貢不為與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踰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約

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故善

戰者服上刑如白起田盼鄒忌魏章甘茂之屬連諸侯者次之如蘇儀公孫衍蘇代厲

田需惠施之屬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悝盡

開阡陌之屬

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技葉

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家語後序

劉向曰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潛然道德絕矣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帝秦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蓋戰國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耳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

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

悅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為不異

戊午 周赧王十二年

是年魯平公卒從皇極經世書其大事記通鑑
綱目作甲子十八年卒與此不同不知孰是

孟子作書七篇

賈同曰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所述也

趙岐曰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剛詩定書繫
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
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秦滅經術孟子徒黨盡矣書
號諸子篇籍得不泯絕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
孝經為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
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托之者也
晁氏曰今考其書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夫死然後
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
至平公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
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不
言事云云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云云今
書皆無之則知散軻者多矣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
爾則岐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朱子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
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續孟二卷

林慎思以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
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刪孟二卷

馮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遠經旨疑沒後門
人妄有附益刪夫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

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
疑軻者溫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疑孟一卷

司馬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
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

翼孟書

陸筠著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昔唐劉軻著翼孟三卷

白樂天紀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
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陸筠字嘉材

尊孟辨七卷

余允文以司馬光有疑孟及李泰伯常
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

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
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鶴林王露曰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晁說之亦著論
非孟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道統

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宗正論亦
非孟子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肝此

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
王耳昔武王伐紂夷齊非之東萊呂氏曰武王夏當
世之無君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
當世之無君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至於說之叔
交拾其遺說而
附和之則過矣

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即今十一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葬

四基山

按諸侯死後稱謚孟子書稱魯平公則知七
篇之作必在平公請謚之後溯求所始疑安

王十七年始生五十至魏近之然譜牒稱孟子報王
二十六年始卒殆年九十七歲又與譜牒壽八十四
歲之言不相合文獻無徵生卒之期
不可得而考矣姑闕之以傳疑焉

總論

太史公曰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
脩起禮樂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

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
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
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
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
至於戰國儒術既訕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以學顯於當世

問孟軻之勇揚子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
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皮襲美

休日

曰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

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

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者也蓋仲尼愛文王嗜昌

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

世之士以湯武為逆取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

智其不讀孟子乎

呂氏春秋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頸而食之三年然後勝

也之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蓋子真

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流而為莊周子思孟軻之學出

於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孫宗古真曰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

教者莫尚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

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

之教

嚴尊乎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此乎

孟子正義序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

又曰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

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朱子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陸象山曰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皐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

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

吳草廬曰吾道正脉通而言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道之利也濂洛關閩道之貞也分而言之羲皇者其上古之元乎堯舜其亨禹湯其利而文武周公其貞也夫子其中古之元乎顏曾其亨子思其利而孟子其貞也

贊曰

宋理宗

道術分裂

諸子為書

既極而合

薦生真儒

詆訶楊墨

皇極是扶

較功論德

三聖之徒

論曰楊子雲稱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孟

子泰山氣象信哉亞聖之才與戰國之世楚有環淵
尸子趙有公孫龍慎到齊有騶奭衍禽滑釐之徒談
天雕龍詭辭曲說以干世主儒術不振於時孟軻氏
乃獨宗孔氏稱堯舜述湯武闢功利反之仁義齊梁
無諛詞鄒滕無激論此豈有牛鼎之意阿世苟合而
已哉以為不如是則邪說滋蔓而王道熄世不可得
而治也由此言之春秋成而亂賊懼七篇作而橫議
塞偉哉孟氏之功與大禹孔子並彼荀卿非之王充
刺之何其叛道如是也嗟夫荀王劣孟子亦猶叔元
毀仲尼毀不足以傷仲尼荀王亦何傷於孟子哉然

百世之下求觀聖道者必自孟子始則孟子之道固
萬世無弊也

聖門弟子卷之六

已哉以為不如是則邪說滋蔓而王道熄世不可得
 而治也由此言之春秋成而亂賊懼七篇作而橫議
 塞偉哉孟氏之功與大禹孔子並彼荀卿非之王亦
 萬世無疆以道如是也嗟夫荀王劣孟子亦猶叔亦
 百世之師宋賢聖道必自孟子啟限孟子之與國

